冬日的记忆

□缪金培

“大雪河叉上，冬至不行船。”自冬至过后，气温一天比一天下降，早晨上班路边的草地上、树杈间，白茫茫地挂满霜花。放眼望去，冷不丁要打个寒战，直觉得一股寒气从四面八方齐刷刷地袭裹而来，真乃不留丝毫的情面。冬，就这样硬生生的仿佛将整个世界都置于一片冰冷的萧瑟和安静之中。

天还早，邻居家的灯就亮起了，门面房里高高的案板上，一串串红红的的糖葫芦整齐地摆放着，糖稀凝固成的晶体在灯影下泛着亮光，正等待着主人收起，插在草把上。女主人熟练地提起一串，安插在草把上，只瞬间工夫，高高的草把就像燃起的火炬，糖葫芦一排排，一列列，有秩序地站在上面。这时，男主人已经吃完早饭，正推出自行车准备出发。

黎明的光线一点点咬破晨曦，寒冷依旧，只是被火红点缀得幸福。女主人挥着手反复地嘱托，“早去早回”的剪影是冬天最温暖的画面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最能描绘冬天的除了雪花，就是炊烟。这个烟不是仅仅生火煮饭，而是北方人为了取暖而在屋里生起的火炉，通红的火苗舔舐着煤炭，一派生机勃发的样子。即使屋外冰天雪地，这屋里的温暖，也足以让人们感受到生活的甜蜜和幸福。

老人们盘腿坐在炕头上，一只手在装满花生米的簸箕里一划拉，然后两只手轮换着捏起饱满的花生粒，放进旁边的蛇皮袋子里，留待来年春天做种子撒播在地里。小孩子在一旁看动画片，插播广告时段不停地调换着频道，那时电视机都是黑白的，一根天线竖在房顶，稍有方向不对，屏幕上就会唰唰地出现雪花，任凭怎么转动天线方向，也不出影像，孩子急切地拉着爷爷或奶奶帮忙。父母去城里打工了，若在城镇做临时工，也是两点一线，匆匆来又匆匆去。或许，生活就在这匆匆的简单里，有着它更真实的意义。

不过，在我儿时的冬日里，还有一个更温暖的去处。碾坊的墙根下总是聚满了人，不论男女，不分老少，都喜欢在这里或坐或蹲，或倚或靠，仨一群俩一伙，你一句他一句地侃大山，这样一待就是大半天。而小孩子们更喜欢在这里跳皮筋、弹弹珠、捣锤儿……三人一组，一条皮筋从两个人的脚踝挂起，一步步升高，直到肩头。在中间跳的人轻轻抬腿，一挑一勾，一踩一跨，嘴里数着歌谣“马兰花，马兰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勤劳的人们在说话，请你马上就开花，就开花……”冬日的阳光懒散地洒在墙根下，这里成了我们最温暖的乐园。

村北的河水结了厚厚的冰，小鱼们悄悄躲在厚实的冰层之下。茫茫雪野，西落的红日只剩下一个红色的圆，挂在冬天的半空中，我无法从记忆里抹去这个烙印，仿佛它就是冬天的缩影。我常觉得真正的冬天在原野，一场场雪覆盖起来，白茫茫一望无际，那种寂静和空旷，会使人感觉到什么是时间的断裂。没有来过北方的人不会懂得冬的意义，不会懂得寒冷的尺度。任凭你怎样想象，也勾勒不出窗玻璃上由哈气冻结的缤纷散落的冰花，奇形怪状的雪松，袅袅娜娜的雾柳，只有在滴水成冰的北方，在你一大早拉开窗帘的瞬间，才一饱眼福。

冬不紧不慢地向前移动着脚步，不管你是讨厌还是喜欢。西北风也肆意地狂舞着，呼啸着，但我知道，它手持利刃，正在细心地裁剪着春的请柬。英国诗人雪莱说过，“冬天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?”侧耳，那“哒哒哒……”的马蹄声已踏醒了一方冻土。

冬　至

□董全云

冬天到了，日子是一日日地短了下来。

尤其是下午，才五点多钟，夜已朦胧。天冷，南飞的南飞，冬眠的冬眠。在寒冷世里奔走的，是清一色的行色匆匆。

冬至是一年当中日头最短的一天。

都说“过了冬，一天长一葱”，从冬至开始就“入九”了，天儿才真正开始冷起来。而要说真正的冷，怕还是孩童时候的冬。那时住在老家的老房子，灰黑色老瓦、青色砖墙，屋子又高又深，空荡荡的，高高的门坎儿，厚重的大门。感觉每次推门关门都用尽了我浑身的力气。

那时每个冬天都奇冷无比，即使生了火，四面也透着寒。门口的一口大水缸结了厚厚的冰，每天清早“当当——”用水瓢敲，玻璃一样晶莹脆薄，还结着霜花。我用舀水的瓢子把冰打破，它们裂成大小不等的三角形、多边形，奇形怪状的冰块浮在寒凉的水上，仿佛是一块又一块美丽的水晶。捞起它们，掰成小块含在嘴里，甜甜的、凉凉的，丝丝缕缕地入了心肺，清爽透了。

院子里落了叶子的榆树愈发显得又瘦又高，小人儿常常仰着脸看那光秃秃的枝杈，看那高耸的树梢直插云霄。家里的母鸡不往窝里卧，到了傍晚，一只只扑棱棱地飞上树枝，蓬松着羽毛，把头别在颈后。一阵寒风吹来，我和那群树上的鸡都同时缩紧了脖子，而它们挨挤在一起，偶尔一声叽叽咕咕，不知是抱怨还是呓语，竟也不嫌冷。

等下了雨雪，天就更冷了，脚踩在地上哪儿都硬邦邦的。水缸里的冰，如大家闺秀冰清玉洁；而屋檐下的冰溜子，则是粗使丫头了，一个个像倒悬的水晶萝卜。小孩子的小脸冻得通红，风一样跑耍得正欢。用木棍小心地把那些冰溜打下来玩耍，小手儿冻得跟红萝卜一样，伸手触一下都冰凉得打颤，却也战战兢兢地捏住，嘻嘻地笑着。

儿时的冬日，就这样时常出现在我的记忆里。和小伙伴们疯玩得痛快，跑得满身大汗，回到家里常常是家人一顿数落，然后捞好的饺子冒着热气，连汤带水端着碗热热腾腾，嘴里吸溜着，大叫：“香，好吃好吃!”。记忆里的冬至，常常是寒冷伴着美味。

“冬至大如年。”别的不吃，饺子是一定要吃的，“冬至不吃饺子，冻掉耳朵”。冒着热气儿，先给孩子的爷爷端去一碗。孩子大人团团围坐，又盛了一碗热汤。窗外寒气窗内热气氤氲蒸腾，笑声盈盈。

和女儿讲起《聊斋》上关于水饺的那篇故事：某书生写得一手好文章，就是特别喜欢吃北方美食水饺。有人求他作文，金银不要,单求主人招待一顿水饺。饺子上来,书生一顿美味,而后洋洋洒洒锦绣文章书定。那时年纪小,读故事时常想不知何谓水饺，究竟如何的美味,让书生如此喜欢，有机会一定得尝尝才行。长大了，不觉大窘：才知不过就是咱们北方家里常吃的饺子而已。心里暗自嘀咕这作者也是咬文嚼字,还水饺水饺,把人搅得迷糊，打小吃水饺竟不知水饺是何物!

母女大笑!

冬至，吃了饺子，此后，日照该一日一日长了，春日该一天一天近了。

冬至已至，游子归不归

□葛亚夫

总有些时光被误读、遗忘，比如冬至，它并非指冬天到了，而是另有所指。

古人说，阴极之至，阳气始生，日南至，日短之至，日影长之至,故曰“冬至”。有些拗口,我想到的是，一个老人，缩着身子，靠在南墙上，守候儿女，把影子都焐热了。

喜欢《孝经说》对于冬至的解释：一者阴极之至；二者阳气始至；三者日行南至。我这样理解:儿女们离开的太久了,都记不住时间了,越想越清冷;春节就不远了,他们也该快回来了吧!越念越温暖;太阳已走到最南端,儿女走到哪了呢？越望越杳远……

过去，冬至是“亚年”，举国同庆，阖家欢乐，“虽至贫者，一年之间积累假借，至此日更易新衣，备办饮食，享祀先祖。官放关扑，庆祝往来，一如年节。”这般看来，冬至除了标识时光的阴极阳生，还标注岁月的悲欢离合。只是，冬至已至，游子归不归？

微信上流传一个视频。孩子给父母打电话，说春节不回去了。还没说上几句，就掩面而泣，拼命捂住嘴，强作欢颜。想起杜甫：“年年至日长为客，忽忽穷愁泥杀人！……心折此时无一寸，路迷何处望三秦？”古人也罢，今人也罢，作为游子，他们距家都一样遥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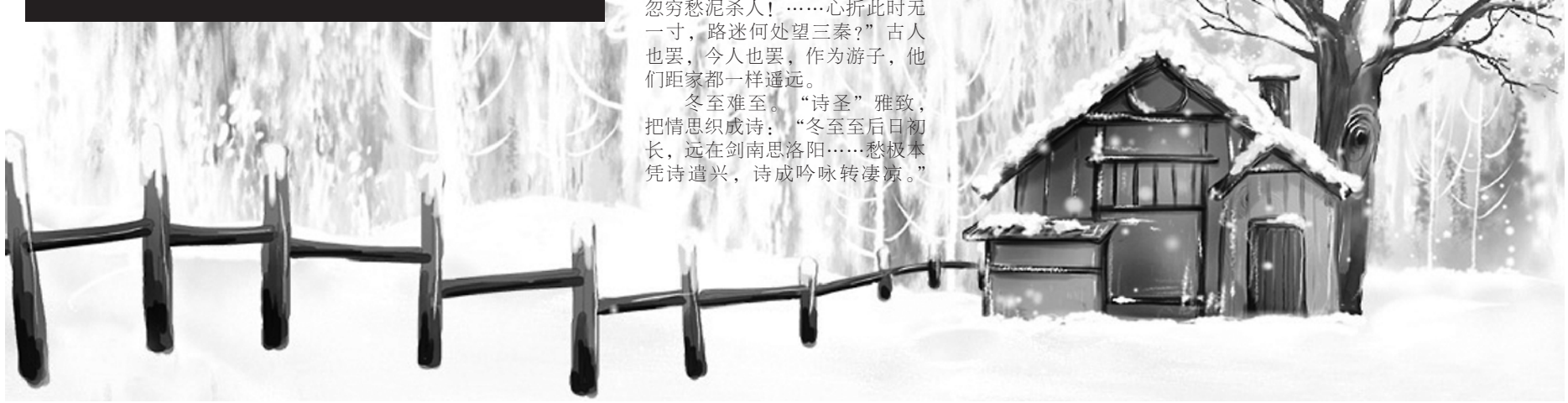
冬至难至。“诗圣”雅致，把情思织成诗：“冬至至后日初长，远在剑南思洛阳……愁极本凭诗遣兴，诗成吟咏转凄凉。”

一思一惆怅，一吟一断肠。今人便捷，一个电话省却了跋山涉水，但背过脸，一样泪两行流成双。诗也罢，泪也吧，主题都是心尖上的父母和家。

年复一年，一张春节的回程票，都会成为亘古的话题和难题。不是不回，是回不去。电脑前，手机边和车站里，都是搁浅的望乡人。白居易也曾感同身受：何堪最长夜，俱作独眠人。

生活在别处，人生就是在路上。这是哲思，也是现实。父母思念路上的游子，游子思念家中的父母，一种相思，两处愁。“诗魔”都没能免俗：“邯郸驿里逢冬至，抱膝灯前影伴身。想得家中夜深坐，还应说着远行人。”说着说着就睡了，成了彼此的梦中人。

看短片《回家》。儿女都忙，电话留言明年再回家过节。老人就谎称自己过世，向儿女发送葬礼邀请。儿女懊悔地赶回家，迎接他们的是丰盛的晚餐。老人说：“我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，能让你们一起回来呢？嗯?”

苏轼也这般失态过：“我生几冬至，少小如昨日……诸孙行复尔，世事何时毕。诗成却超然，老泪不成滴。”难道，只有当我们也老了，才能理解那份等待，并在等待里孤独老去？

天时人事日催，冬至阳生春来。儿女也是父母的春天，数九寒天来了，春天还远吗？